



早年台大學生生活的回憶

文・照片提供／曹以松（1955 農工系畢；台大生工系名譽教授）

台大校友雙月刊的編者要我寫一點五十年代台大學生生活的回憶，特別是有關吃喝玩樂的點滴。於是我發覺和年輕的校友中間有一些代溝存在，推想與現在在校的同學間恐怕會有更大的代溝。首先，當時戰事的陰影仍在，經濟也尚在未開發的階段，大部分的同學生活上都是節衣縮食，與吃喝玩樂隔著相當遙遠的距離。再說自從北京以公元紀年以來，當時敵我分明，除非涉外都避免使用公元，那似乎是一個無形的禁忌。

歲月如流，半世紀前的往事變得非常模糊，很多的細節都想不起來了。我是民國 40 年的秋天進台大的，那時尚無聯考，註完冊，領了一本布面的學生證和一個三角形的校徽，六院的校徽各有不同的顏色，農學院想得到自然是綠色。掛上校徽，與同學走在西門町街頭，彷彿似古時新科進士簪花遊街，頗有些春風得意的感覺。我們這一屆的同學不到 800 人，但人數已打破歷年的紀錄，據說男女同學的比例是七比一，可見是極度的陽盛陰衰，與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。

台大校園的基本布置，五十年來變化不大。從一號館到五號館，行政大樓及舊圖書館，都是日據時代留下的老建築—紅磚樓房。那時尚可在紅磚牆壁上，看到不少美國空軍機槍掃射的彈痕。其他的房舍都是臨時性的平房或木造結構。但是週遭的環境與現在就有非常大的差異，校總區的前後左右尚有相當多的水田，椰林大道的中間與

兩旁都還是石子路，只有二條極窄的水泥路，瑠公圳把新生南路分為兩半，其中北側的一半有水泥路面，另一半和羅斯福路也仍是石子路面，車輛經過時車後就飄起漫天塵土，好在那時只有一些老舊公車和少數軍車，因此問題不是很大。

那一段時期的同學，由於手頭拮据；可以分心的事也不多，所以當時的讀書風氣確實要遠勝以後的年代。加上台大那時的師資凝集了全國的精華，而又沒有什麼外務，雖然生活極為清苦，仍專心致力於教學。所以不少早期的同學都有卓越的成就。但是那時求學也遭遇不少的困難，例如理工方面的教科書還是用上海龍門書局的翻版書，這時來源斷絕，市面上也沒有存貨，很難買到。大部分課程要靠發講義，教務處還特別設有講義組，但是刻鋼板、油印都有賴人工，一門課一學期也發不了 100 頁講義，內容有限，主要還是靠聽課抄筆記。但是老師來自全國各省，有很多位鄉音很重，有時聽懂只三、四成，筆記也很難得其要領，因此那時的學習，是費力多而收穫少，效率應該是偏低的。根本不能想像現在除了教科書之外，還有很多參考書、網路、電腦、影印機，既方便又省力的情形。由此可以看到五十多年來的變化是非常重大而深遠的。現在的學生很難想像民國 40 年代的情形，生活是如此儉樸，想法是如此單純。

在吃的方面，宿舍的伙食，除了青菜豆腐便是

豆腐青菜，比抗戰時流亡中學的伙食也好不了多少，雖然伙夫私下也賣些滷蛋與五花肉，但是視同奢侈品，只能偶爾打一回牙祭。行政大樓的後面設有福利餐廳，也賣些麵飯包子，主要的顧客是學校老師。在傳園的前面，有不少違章攤販，可以吃到燒餅、油條、蔥油餅，豆漿，包子饅頭、麵條等價廉味美的食品。至於較具規模的餐館如火車站前的銀翼、老正興、同慶樓、狀元樓、衡陽街口的松鶴樓、西門町的鹿鳴春、馬來西亞等，但基本上都不是學生去的地方。在校門的對面有幾家川菜小店專賣經濟客飯，好處是白飯可以隨意添不加錢，因此特別吸引一些大食量的同學。

在喝的方面，那時根本見不到可樂的存在，連黑松汽水也稱是奢侈品，大概平常不是喝冷開水就是粗茶，在夏天偶而在冰店吃一根冰棒或是清冰就覺得沁心脾，如果晉級到四果冰或麥角冰更算是無上的享受了。有的同學興來喜歡小酌一番，買5元10元的滷菜，自備瓶子到雜貨小舖打一瓶當歸酒，加上一些花生米，三五個同學天南地北胡扯一氣，便足於消磨整個黃昏了。不但當歸酒可以零售，香煙也可以論枝買，同學中頗有一些癮君子，在手頭不便時，可以到小店或公車票亭買兩枝甚至一枝「新樂園」或更廉價的香蕉牌。對現在的同學而言，這不啻是天方夜譚。

在行的方面，從淡水及北投到新店的小火車，在公館設站，其路線基本上和現在的捷運淡水線一致。公車大概有三線或四線經過台大，我記得有1路與4路，後來4路因為諧音不吉而改為0南，同時8路也因為有誤導謠言的可能而改為20路。不過對於台大師生而言，最方便而省錢的交通工具還是自行車，最初都是老牛破車，最拉風的算是日製的富士霸王。從我們這一屆開始，教育部分與僑委會聯合在港澳及海外招收僑生，僑生帶來了英製的自行車，校園裡從此多了些菲力普、海格利斯，及蘭翎等名牌自行車。台大校區遼

闊，新生往往分配住第七或第八宿舍，與教室間頗有不少距離，有車代步，不論聽課、逛街、購物都是省時省力，至於閒暇出遊，三五同學結成車隊，邊兜風邊談天，也別有樂趣，記得最遠曾遠征新竹。

讀書之餘，有時也需要有些休閒活動來調劑一下。以當時的經濟環境來說，大致都以不花錢為原則。文的方面是下棋—象棋、圍棋，與橋牌都很流行。同學中不乏高手，我個性大而化之，小事不喜計較，蘇東坡平生自道有「三不如人」，其中有一項是「弈棋」，我同樣以「勝固可喜，敗亦欣然」的心態來下棋打橋牌，難免有心不在焉的時候，久而久之，同伴都進步了，我也樂於作壁上觀而少下場了。動的方面，球類活動中以籃球最有人氣，台大內部就有不少球隊，主要由各高中的校友，如建國中學、師大附中的校友所組成，競爭相當激烈。那時台大的校隊很強，隊員都有準國手的實力，當時唯有師大隊可以與我們抗衡。每逢比賽操場上人滿為患，群情激奮，同時也激發同學們對學校的榮譽心和向心力。此外，校外的比賽，同學們也常結隊遠赴七虎球場、大鵬球場觀賞。有時還提早兩小時到場，以占據較好的位置，好在人多，藉談笑以殺時間，倒也不覺得等待開場時有絲毫的寂寞與無聊。

游泳與泡水是消暑最好的方法，通常多在新店溪下水，一是螢橋的旁邊，一是公館的水源地。那時新店溪尚未受到污染，溪水清澈，尚可見到小魚小蟹。螢橋旁邊沙灘上設有賣茶的涼棚，戲水既倦，可以泡一壺茶，在竹椅上閉目假寐；也可以三五聚坐，高談闊論。也不妨圍坐玩橋牌、擠紅點。囊中倘若寬裕，更可要一二盤瓜子花生，以佐談興。逍遙愉快地消磨「浮生半日閒」。

看電影也可稱是學生間最普遍的愛好。賣座的影片在放映期中，校園及宿舍中時時就可聽到主題歌的歌聲，如「奧克拉荷馬」、「日正當中」



等。當時首輪影院集中在西門町一帶，如「新世界」、「大世界」、「中國」等，此外如延平北路的「第一」、和平西路的「明星」及東門的「寶宮」則都是第二輪的影院了，往往只有電扇而沒有冷氣。看電影學生雖有優待，但既然看了電影，難免在入場前吃一盤冰，散場後去吃一碗麵，在學生生活上稱是一筆不小的支出，只能偶一爲之。當時同學們零用錢，基本上靠家教及兼差所得，消費能力是極爲有限的。那時每逢週末新聞處在植物園辦「名片欣賞會」，趁天色已暗時，在露天放映電影，多半是黑白的老片。於漫天星斗之下，清風徐來，看一些文藝老片，別有一種悠閒的趣味，缺點是蚊子太多，風大時銀幕會震動影響畫面。記得有一次，忽然下起濛濛細雨，正好銀幕上也是雨景，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。特別是燈光照射下的雨滴悠悠地飄舞，打在臉上，既涼快又淒清，平添不少的詩意。


在那個時代，讀武俠小說是另一種調劑生活苦悶的流行休閒活動。在長夏無聊之際，買一包花生米，一榻橫陳，一卷在手，暫時脫離現實的煩惱，進入快意恩仇的虛幻世界。租書店裡這時除了正在蓬勃發展的新出版的武俠小說外，尚有不少舊的大陸版武俠小說。有一次和孫震校長閒談談到《三俠劍》這部小說，孫校長問我其中主角黃三太和黃天霸是哪裡人，我答錯是紹興，其實黃氏父子雖住在紹興，原籍都是台灣府。

黃氏父子據說歷史上確有其人，但未聞台灣留有遺跡，去年和今年我都有緣在紹興參加祭禹典禮，也忘了問當地朋友有關黃天霸在紹興的佚事。

拉雜寫來，對當年的讀書生活與吃喝玩樂作一個粗略的回憶，由於年代悠久，記憶力消褪，錯誤與掛一漏萬之處，在所難免。希望先進校友能加以補充及教正。

記得當年進入台大，英文課第一堂就念”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”，當時並無太多感觸，一轉眼五十五年匆匆棄我而去。虞教授親切的講解言猶在耳，而照鏡卻發現自身已成爲白髮盈頭的老翁。回顧在台大的四年，渾渾噩噩，未能認真接受第一課的教訓，以致入寶山而未滿載而歸。「時乎！時乎！時不再來！」那篇文章的警句也正是我今日的感慨。年來耽於填詞，因此特別填了一闋浣溪沙的小詞，作爲本文的尾聲：

「老去閑情只夢尋，少年空費好光陰。故人星散病頻侵！

長短句中聊寄託，未如人意莫消沉。自矜唯有歲寒心！」

曹以松 小檔案



民國 19 年生於浙江省吳興縣。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畢業，美國堪州州立大學農工系碩士，義大利羅馬大學研究，甲種特考第一屆水利工程科最優等及第，歷任省水副局副工程司，屏東農專水利科副教授，本校農工系副教授、教授、系主任，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，國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校長，現爲本校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名譽教授。

平生致力於地下水及農田水利之教學與研究，有論文近 200 篇，蜚聲一時，課餘雅擅書法，尤工詩詞，印有《無閒樓詩詞集》，《無閒樓詩詞》第二集及《惜閒樓詩詞集》，70 歲後專心寫詞，正等印《樂閒樓詞集》，作詞總數逾 4,000 闕數量上已爲古今之冠，不論詞體詞調、小令、中調、長調數量上均已破前人之紀錄。